

数业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学反思与超越

——关于管理学知识体系重构的思考

张晓东 夏 凡

摘 要：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理念今天得到了充分体现，数字、数据、信息、网络、智能等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基于工业文明的主流管理知识体系在“万物皆数”下遭遇极大挑战。拥抱时代的不确定性，决胜数字化新阶段，管理思想和方法必须变革。本文立足数业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发展，从主体到客体、组织到关系四个维度，分析数业经济时代将面临的管理学重构。基于时代环境变化、内在组织要素耦合性改变等研究视角，提出管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从“能力”走向“对象”。

关键词：数业经济 数字经济 管理学 知识体系

一年就是一年，那是两百年前；一个月宛如一年，那是二十年前；一天好似一年，那就是现在。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两位处于数字技术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用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摩尔定律、重组式创新、指数级增长等概念描述了一个数字化的变革时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唯变不变，“地”“物”“天”“人”均演绎着其数字化发展的新态势。

作者简介：张晓东，博士，南京财经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江苏敏捷创新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认知科学与数据管理、数业经济、先进制造、信息安全；夏凡，江苏敏捷创新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研创部主任，注册咨询专家，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创新管理、人才国际化。

“地”：万维网令全球互联互通，“世界很小是个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生态恶化等无人可以善独。“物”：IoT、5G 等技术使万物互联，在办公和生活联网的基础上加速生产联网，从而实现全球互联智造。“天”：云计算、星联网、空天技术、无人系统等不仅推动着计算的分布化、立体化，以及随时、随地、随意信息互联的实现，也在开辟着太空、微纳等新空间。“人”：机器人发展如火如荼，结合乃至融合了数字技术的生命科学已经实现人造器官，从技术上实现“人造人”也已从神话、科幻变为现实；同时，被誉为“互联网原住民”的 21 世纪诞生的自然人成为社会生力军、主力军的时代已悄然来临，这代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必将烙有更深刻的数字化印记，他们将逼迫我们变革甚至颠覆旧时代的管理手段和经营逻辑。

一 数字科技催生数业经济

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全球人口数量激增，物质生产、政权组织、社会结构变更迭代，技术运行和社会演化进入一个加速飞奔阶段。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冲突所涉及的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资源、环境、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多层面，各种问题交织纠缠，多元文化碰撞拉扯。社会全面进入数字化的新阶段，万物互联，数网智融合，“数”已然流向世界每一个角落，逐渐渗入工作、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数字经济成为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

1994年，在牛津英语词典记录的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报道中，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词组首次出现。1996年，信息化咨询专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概念，将数字经济描述为“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 *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Henry et al., 1998），从政府角度判断数字经济的到来，并将数字经济纳入官方统计中，此后，又陆续发布 *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 II* 和 *Digital Economy 2000*（Buckley et al., 2000）等。至此，数字经济概念开始在全社会广泛使用。目前，随处可见数字经济一词，政府、学术界、行业、传媒、普通民众都在使用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现象（李长江，2017）。在数字化革命浪潮的席卷下，数字经济促进全球经济创新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得到广泛认同，学界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热度与日俱增。

国内学者何枭吟（2011）认为，数字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在数字技术（特别是在计算机和因特网）催化作用下制造领域、管理领域和流通领域以数字化形式表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陈世清（2019）认为，数字经济是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国际学者 Knickrehm 等（2016）认为数字经济是许多广泛的数字输入产生的经济产出

的份额。这些数字输入包括数字技能、数字设备（硬件、软件和通信设备），以及在生产中使用的中间数字产品和服务。Dahlman 等（2016）认为数字经济是几种通用技术和人们通过互联网和相关技术开展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融合。

综上所述，对于数字经济的共识更多聚焦在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信息化（或数字化）所带来的经济环境与活动的变化上。此前专家们普遍认为它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更高级阶段，曾被冠以“后工业”等称谓，并未分化成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态。

基于对数字经济概念、内涵、外延的理解，面向当前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本文作者之一曾在 2015 年“东沙湖论坛——中国管理百人会”上提出“数业经济”的概念并沿用至今。数字经济与数业经济两者虽仅一字之差，但无论是在性质、属性，还是特征等方面，后者都比前者更能体现当今人们所谈论的与“数字化”有关的经济、社会形态及其产生的各种现象。本文认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看，前述学者们和社会上对于数字经济概念的描述，更多是指通过数字科技广泛使用带来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变化。“数字”之内涵偏重于科技对于经济的作用，未能涵盖其他如数据、信息、智能，乃至基因、人体密码等与“数”有关，并已然活跃于当今经济生活中和体现经济形态的内容。本文认为，目前所定义的“数字经济”是工业经济向数业经济转变的一个中间过渡阶段；数业经济则是对应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范式的表征，涵盖新发展阶段的行业范围、产业特征、社会形态的深层内涵。具体而言，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数业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区分如表 1 所示。

表1 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数业经济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的对比

		工业经济	数字经济	数业经济	
生产力	劳动者	人+机	渐变过渡阶段	人+机+(人-机)	数业生产力
	劳动工具	机械化/自动化工具	↓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具	
	劳动对象	物质材料	数字技术被广	数据/信息/知识	
生产关系	生产与交换	线下	泛使用并带来	线下+线上	数业生产关系
	生产与分配	按劳动分配	整个经济环境	按价值分配	
	生产与消费	生产引导消费	和经济活动的	消费引导生产	
	人在生产中的关系	支配与被支配	过渡性变化	协作-赋能-共生	

本文认为：数业经济是建立在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物质基础上，以数字科技为新的生产力，推动传统业态转型，形成现代化数字治理模式，开启人类数字化生产与生活的新方式，内容上涵盖数字化科技、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等方面。数业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经济形态，体现了一种新业态、新生态的经济新范式，并多维度、立体化、高层次地呈现人类在科技、产业、经济、文化、治理、生态等层面的升级与重构。

（二）数业生产力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

以ABCDE（AI，人工智能；Block Chain，区块链；Cloud Computing，云计算；Data Tech，数据技术；Edge Computing，

边缘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日新月异,数字科技作为先进生产力驱动工业经济长足进步并走向变革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生产资料方面,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生产流程方面,技术牵引转变为数据驱动;生产关系方面,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组织形态方面,从有边界稳定型进化为无边界动态型;市场生态方面,利益相关者共建共有共享;价值实现方面,价值溢出效应持续放大扩展。数字科技的变革不仅带来了技术层面的变化,而且通过技术功能及应用渗透到各行各业,构建了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精细化治理的新模式与新机制,从而促进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管理变革、规则重构,通过各领域量变累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质变飞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密切相连,遵循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数业生产关系的柔韧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必须保持适配。如果两者矛盾运动出现二元异化将会产生诸多新问题,例如新兴科技应用的伦理挑战、巨型数字企业构筑的行业垄断、新经济形态下的贫富分化、数据滥用扰乱社会秩序、数据中心高能耗带来的环境污染、围绕数据主权和信息安全的国际冲突等。数业经济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需要被重新考量,运行机制规则的制定应当在新的范式与标准体系下,秉承辩证性、前瞻性、灵活性、包容性与开放性等原则,由过去面向工业时代机械化生产的强监管转向数业时代生态化协作的赋能共生。

二 数业经济驱动管理变革

数业经济背景下，外部环境及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呈现雾卡（VUCA）现象——瞬变（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等特征异常显著。在数业经济时代，人类运用数字化科技改造世界的进程中有诸多空白有待填补。生产力中的科技如何运用？数据价值如何挖掘？产品如何开发？生产关系中的组织该怎样建？团队该怎样管？服务该怎样做好？从主体到客体，从组织到关系等都需要重新思考与复盘。

（一）主体的变化：数字原住民

挑大梁的“80后”“90后”“00后”已成为社会的生力军，他们是管理的主体，是伴随计算机、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作为数字原住民，数字化对于他们来说犹如空气一般自然存在。数字原住民的世界观形成时，他们正处于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30年前，人们表达感情思念通过以月为周期的书信往来联络，现在则通过微信联系，几乎以秒计时。以前科班毕业投身“事业编”工作，一干就是半生，现在通过几个月实习期来决定工作的取舍。过去非常强调自身对于组织的忠诚和奉献，现在的主体更在乎组织是否能够提供一个平台实现自我价值。主流学派研究主体与组织的关系评价时，聚焦在忠诚度上，后来发展成满意度，现在则

是幸福感。外部环境变了，主体的内在需求也变了。与父辈相比，面向未来的主体对于时间观念、契约精神、自我价值、忍耐性、思念感受等都有了新的认知。

数业经济时代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决定 **VUCA** 现象的外在因素弹跳波动。过去通过“师傅带徒弟”模式向主体传授经验的法则已经失效，组织中固化的经验模式无法即时响应和应对环境变化。同时，数字化也极大拓展了主体的机能。一方面，主体比过去能够拥有更多的数字化信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正在消弭；另一方面，主体比过去能够支配更多的数字化工具，工具集成使得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数字化速度导致了主体“社交反射弧缩短”，管理应对的“即时反馈”机制变得格外重要。同时，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类 **DNA** 等已有报道，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将机器人向人类再推进，随着数业经济发展的延展与深化，数字化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脑科学等纵深发展，人机融合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在管理中成为必然。未来的世界主体将是自然人、机器人、人机共生体（新人类）共存，这三种主体都将各自承担相应的管理重任，在各自维度上成为管理的主角。数业经济时代管理主体的适者生存法则在于唯“变”破“变”，以新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技术观来直面 **VUCA** 现象。

（二）客体的变化：数字元宇宙

元宇宙（**Metaverse**）概念最早来源于 1992 年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描述了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随

着技术的发展,元宇宙内涵在吸收信息革命(5G/6G)、互联网革命(Web 3.0)、人工智能革命,以及VR、AR、MR技术革命的成果基础上,意图构建一个与传统物理世界平行的全息数字世界,进而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数字共识和数字文明。

未来,人类改造的客体世界极大可能会是一个数字化的元宇宙空间。一方面,现有科技储备已经具备支撑人类数字化进入一个新量变空间的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原住民是在物质充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更在意生活体验,对于数字化内容和数字化生活方式的接纳度都非常高。元宇宙呈现的“去中心化经济系统”“虚拟身份”“强社交属性”“UCG用户原创”“沉浸式体验”与数字原住民的价值观念和习惯偏好保持高匹配。未来的主体可能成为数字公民,在元宇宙里完成社交、工作、交易、学习、生活等活动,还可以在元宇宙空间里按照意愿来对其改造,使其朝着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拓展,实现人类主体创造理想世界与美好生活的愿景。

(三)组织的变化:无边界生态系统

数业经济呈现梅特卡夫定律、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的叠加效应,无论是数字创造经济(Economy of Digital Creation)还是数字替代经济(Economy of Digital Substitution),都是一个实现数据价值溢出和资源优化的综合配置过程。数字化技术构建形成泛在、及时、沉浸的信息交互方式,拉近彼此距离,缩短沟通时间,降低交易成本。边界与壁垒被打破,引发组织从封闭向无边界

的形态变革。根据统计数据,发现近 10 年里进入全球市值前 10 的公司,绝大多数是无边界组织,例如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Facebook 都具有特定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广泛吸纳各种类型的“颗粒组织”加入其中,通过借助外部资源和技术为组织赋能,从而维持整个组织的新陈代谢和系统的集成创新。

在未来的理想环境中,行业寡头将不复存在,组织无边界是一种常态。“颗粒组织”通过将自身融入广阔的生态系统中放大自身价值,加持赋能生态系统的迭代演化,自身的价值利润通过在生态系统中的贡献度来进行核算与分配。组织的商业运行逻辑也不再围绕产品的功能、品质和体验做文章,而是以价值为中心展开,思考如何帮助客户实现价值,如何最大限度赋能生态系统价值,如何实现“颗粒组织”自身价值。

(四) 关系的变化:人-技术-世界多元互动

数业经济时代的一切都被数字化。处于数字化无边无际的海洋中,人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是由技术构建起来的数字虚拟与现实物理交织的“双生世界”。你在线上浏览的任何网页信息已被惯性采集,在哪些页面上停留的时间较久,在哪条新闻翻看了点评,所有这些信息都被机器记录下来。线下实体店通过人脸识别,采集你的移动轨迹,辨识你的消费喜好,进而不断推送给你所关注的潜在商品。可穿戴设备通过物联网链接,将每时每刻记录的身体信息推送至云端……经过精准化测算你被捆绑进“数字茧房”,你很难分清是线上的数字化工具在支配人类的经济生活还是线下的现实人在支配经

济生活。

我们不得不反思：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人驾驭技术，还是技术奴役人？数字化社会里人是具有更多的自由，还是在丧失自由？信息的透明化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是提高，还是降低？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多元，技术性质、结构、社会、文化和伦理等成为影响关系的因子。如何调适技术的意向性来重建生态、友好和可持续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

三 管理知识体系：从基于“能力”到面向“对象”

（一）面向“能力”的管理学知识体系

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仅有科技还不行，还需运用管理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广义的管理是指应用科学的手段安排组织社会活动，使其有序进行，其对应的英文是 **Administration** 或 **Regulation**；狭义的管理是指为保证一个单位全部业务活动而实施的一系列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和决策的活动，其对应的英文是 **Manage** 或 **Run**（孙永正，2007）。

管理活动始于人类群体生活中的共同劳动，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人类形成了对过去实践经验进行记忆、归纳、总结、推理、抽象的心智能力，这些能力帮助人类逐步构建起独特的知识体系，包括各种科学原理、理论、方法和技艺等。科技越发达，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级，人类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越专业化。近百年来，人类

将研究管理活动所形成的管理基本原理和方法，统称为管理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管理学是管理思想、管理原理、管理技能和方法的综合。当前的管理学知识体系是基于“能力”视角，以“功能”“职能”“技能”三个维度构建而成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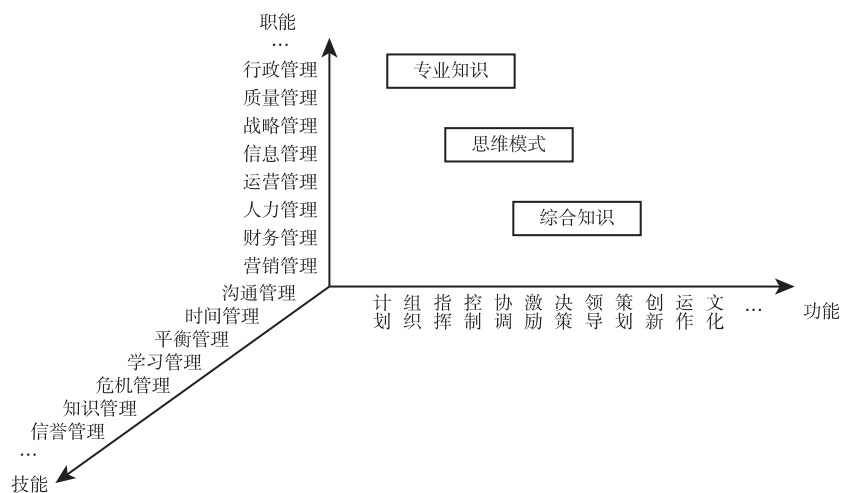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能力”视角的管理学知识体系

在240年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分工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并长久统治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在分工理论的影响下，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泰勒（Frederick W. Taylor）、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法约尔（Henri Fayol）分别提出科学管理理论、层级官僚制组织理论和一般管理理论，并催生了对现代企业管理影响深远的流水线、科层制和职能部门。

基于“能力”视角的管理学知识体系，正是建立在西方古典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管理功能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借助规范的管理程序，对资源要素（人、财、物、技术等）进行合理配置与综合利用，使其能够实现组织系统预设目标，包括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等内容。管理技能是指主体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练习而形成的一定的管理行为或活动方式，包括沟通管理、时间管理、知识管理等内容。管理职能是指知识、技能、行为与态度的组合，能够帮助提升主体的工作成效，进而带动组织提升对经济的影响力与竞争力，包括行政管理、质量管理、项目管理、信息管理等内容。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能力”视角，是通过聚合综合知识、思维模式、专业知识构建学科体系，在实践中作为活动指南，实现管理的效率、效益、效果。

（二）“能力”转向“对象”的管理思考方式

基于“能力”视角的管理学知识体系，来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管理实践。工业文明时期的管理是面向“过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带有结构化属性的管理模式。以企业生产运营中的流水线为例，生产线的每个位置、每道工序、每项任务都是固定的，整个流水线上的人将各自的事情完成时，对应的产品也就成型了。每个人做的事是固定的，不能随意变化。这是一个面向“过程”的结构化管理方式，适用于事实、重要条件都已知的场景。

数业经济时代，环境、场景、技术、主体、客体、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于“能力”视角的管理学知识体系无法解释和

解决当前情境下遇到的各种问题。面向“过程”的结构化管理方式已有局限，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外在世界的基础上，抽象出新的管理模式来应对这种变化。国际管理学界正在探索管理转型路径，以确立新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战略管理大师加里·哈默（Gary Hamel）通过其 MLB（管理实验室）平台上的 MIX（在线管理社区）研究“后科层制”组织理论；“量子管理”提出者丹娜·左哈尔（Danah Zohar）（2016）提出传统管理是牛顿范式，强调确定性、秩序井然，而未来的管理模式是量子范式的，拥抱不确定性，强调发挥每个“能量球”的创造力。

基于“对象”视角的管理范式是面向新时代管理问题建立的一种解决方案。数业经济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编织而成的网状结构。混沌的网状体系内局部不稳定且具有随机性，系统运动轨道在相空间的几何形态呈现分维，稳定的“能力”管理学知识体系与现在的运行状态无法适配。但“对象”是可以自由流动和随机迁移的，对象间的关系通过网状节点实现搭接，这种搭接可以随时选型并重组，将“对象”和搭接关系进行封装作为一个基本“管理程序”，可以随时调用以响应和应对外界的这种混沌变化。

（三）围绕“对象”的管理棱锥模型

在 VUCA 现象成为一种常态化特征环境中，管理理论所要做的不是“常规科学”（托马斯·库恩，2012）范围内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范式革命。未来的管理需要关注的是外在变化、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切入把握这种变化的趋势并即时响应。过去

以 SWOT 为代表的成熟化管理分析工具在不确定下的管理功能和价值变得不明显。这时管理需要的是适合处理不确定事件、创新性事件的逻辑和方法。

面向“对象”的管理思考方式是建立在拥抱不确定性的基础上。该理念假定世界或系统里的事由一系列相互交流且互为影响的对象集组成，所有相关对象相互协作实现整个事件功能。面向“对象”的管理思考方式中有几个重要的内容。首先，管理的本源要围绕“事”或者“对象集”而展开。组织中如果没有发生“事”，一切井然有序，那就无须管理干预。其次，事的“对象集”包括人、物、数、境。这些对象集之间通过“构”的机制交互作用共同协作，从而实现整个系统的功能。

面向“对象”的管理模型可以借助数学校锥模型做一个形象化类比：棱锥的顶点就是管理的本源——“事”，底部多边形的四个交点可以被理解为对象——“人、物、数、境”，侧棱及对角线共同组成对象间的作用机制——“构”（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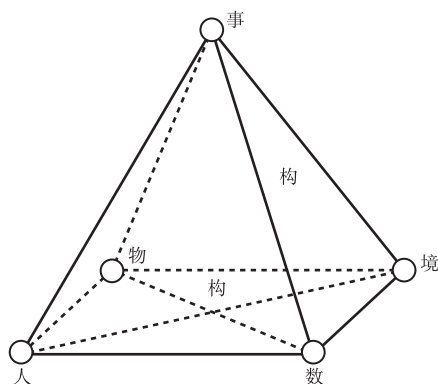


图2 面向“对象”的管理棱锥模型

管理归根结底是围绕工作管理、项目管理、流程管理等“事”的管理而展开的，“事”是指组织为实现“效”而生成的某一特定任务，它是一个聚合相关对象的集合体。“人、物、数、境”是管理围绕“事”展开后需要面向的对象。文化管理、情绪管理、沟通管理等多可归于“人”的管理。数据、数字化等方面的管理归属于“数”的管理。产品管理、物质管理、档案管理等可归类于“物”的管理。环境、生态、时空等方面的管理归集于“境”的管理。“构”是对象之间进行信息交互的作用机制，包括促进、抑制、聚合、耗散、分配、协同、共生等。对象存在于物理层面，每个对象都有自己对应的时空，所有的对象共同指向“事”。当事情运行时，需要为每一个相关的对象分配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并由“构”来进行对象间的信息交互作用。面向“对象”重新定义管理，即管理是为有效地实现目标，在特定之境（时空条件），围绕经营诸事，规划、配置、组织、协调、控制人、物、数及其相关关系。以事件驱动的面向“人、物、境”对象的管理，在今天需要数字化，未来“数”将赋能一切管理。

（四）面向“对象”的管理实践案例

“人单合一”（Ren Dan He Yi）模式与面向“对象”的管理范式之间有着路径映射，是面向“对象”管理实践可行性的最佳验证。

“人单合一”模式是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提出的一种面向物联网时代的生态模式。“人单合一”中，“人”是

指员工,“单”是指用户价值,“合一”意味着员工和用户的零距离连接。“人单合一”的目的在于,使每个员工都成为自己的CEO,并组成直面市场的自组织,员工通过为用户创造价值实现自身价值。在“人单合一2.0——共创共赢生态圈模式”阶段,“人”从员工升级为攸关各方,“单”从用户价值升级到用户资源,“双赢”升级为共赢,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创共赢生态圈的多方共赢增值(周云杰等,2017)。

实例 海尔卡奥斯(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①

卡奥斯COSMOPlat是海尔打造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率先实现大规模制造向大规模定制的转型,构建企业、用户、资源零距离交互、共创共赢的工业新生态(曹仰锋,2018)。

海尔在加快企业自身智造转型升级的同时,开放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和资源,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重构共创共赢的工业新生态。例如,COSMOPlat赋能房车企业康派斯共建智慧出行生态,从交互定制、模块采购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切入,帮助公司实现生产效率提高43%,综合采购成本下降7.3%,产品不良品率降低10%,产品交期从35天缩短至20天,房车产品溢价63%。同时通过整合营地服务、旅游行业等资源优化房

^① 资料来源:管理蓝皮书《中国管理发展报告(2017)》。

车生态，共同为用户打造了一个移动的“家”，助推企业由销售房车向提供智慧出行解决方案转型，为用户提供“车，行，游，住”综合的快乐生活定制体验。在卡奥斯 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下，每个生态攸关方都有机会成为平台操盘手与合伙人，共建平台、共享成果，共同将 COSMOPlat 构建成为可以不断自涌现共同进化的新物种的生生不息的“热带雨林”（周云杰，2020）。

海尔“人单合一”模式拆解了封闭的金字塔式科层制架构，将自身重塑为互联网的一个节点，同时赋能组织中的每个个体都成为生态系统中的网络节点。“人单合一”模式与面向“对象”的管理范式之间有着对应的路径映射。“人单合一”模式围绕的事就是如何实现“单”（用户价值/资源）。“人”（攸关各方）是事的对象，“合一”（攸关各方和用户的零距离连接）是对象之间的“构”（交互作用机制）。在数业经济情境中，海尔顺势而为进化成开放型的无边界组织，将“人单”打包封装成管理对象，来应对网络组织形态下的各种不确定性，海尔平台上的每个个体都是组织的细胞，对象间以自驱动、自进化的作用机制即时对用户需求做出反应，捕捉市场机会，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开放连接、整合外部资源，搭建共创共赢生态圈，创造用户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 参考文献 *

曹仰锋. 2018. 海尔 COSMOPlat 平台: 赋能生态 [J]. 清华管理评论, (11): 15.

CAO Y F. 2018. Haier COSMOPlat platform: empowering ecology [J]. Tsinghua Business Review, (11): 15.

陈世清. 2010: 对称经济学术语表 [EB/OL]. [2019-08-28]. <https://xueqiu.com/9680417822/131899102>.

CHEN SH Q. 2010. Symmetric Economics Glossary [EB/OL]. [2019-08-28]. <https://xueqiu.com/9680417822/131899102>.

丹娜·左哈尔. 2016. 量子领导者 [M]. 杨壮, 施诺,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ZOHAR D. 2016. The Quantum Leader [M]. YANG ZH, SHI N, Trans.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何梟吟. 2011. 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内涵比较 [J]. 时代金融, (29): 47.

HE X Y. 2011. Digital economy comparison the connotation with information economy, network economy and knowledge economy [J]. Times Finance, (29): 47.

李长江. 2017. 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的初步探讨 [J]. 电子政务, (9): 84.

LI CH J. 2017. Discuss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preliminarily [J]. E-government, (9): 84.

托马斯·库恩. 2012. 科学革命的结构 [M]. 4版.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KUHN T S. 201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 4th. JIN W L, HU X H,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孙永正. 2007. 管理学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SUN Y ZH. 2007. Management [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周云杰, 张玉波, 赵建华, 等. 2017. 以人单合一模式构建互联网时代企业 [R] // 中国管理发展报告 (2017).

ZHOU Y J, ZHANG Y B, ZHAO J H, et al. 2017. Building enterprises in the Internet era with the mode “ren dan he yi” [R]//Report of the Big Data Development in China (2017).

周云杰. 2020. 以链群自组织创世界级物联网生态品牌 [R] // 中国管理发展报告 (2020).

ZHOU Y J. 2020. Create world-class ecosystem brand with chain group self-organization [R] // Annual Report on Management in China (2020).

HENRY D, COOKE S, MONTES S. 1998. 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 [R/OL].[2017- 02-28]. http://www.esa.doc.gov/sites/default/files/emergingdig_0.pdf.

BUCKLEY P, MONTES S, HENRY D, et al. 2000.Digital Economy [R/OL]. [2017- 02-28]. http://www.esa.doc.gov/sites/default/files/de2kapp_0.pdf.

KNICKREHM M, BERTHON B, DAUGHERTY P.2016.Digital Disruption: The Growth Multiplier [R]. Accenture, Dublin.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4/Accenture-Strategy-DigitalDisruption-Growth-Multiplier.pdf.

DAHLMAN C, MEALY S, WERMELINGER M.2016.Harnessing the Digital Econom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OECD, Paris.<http://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4adffb24-en.pdf>.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Management under Background of SHUYE Economy: Thoughts on Re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Knowledge System

Zhang Xiaodong Xia Fan

Abstract: Pythagoras' "all things are numbered" has been fully reflected today. Digits, data, information, network, intelligence and so on have greatly changed the way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mainstream management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greatly challenged under "everything is numbered". To embrac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Times and win the new stage of digitization, management ideas and methods must be reformed.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HUYE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in the SHUYE economy era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subject to object, organization to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change of internal coupling of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analysis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knowledge system from "ability" to "object".

Keywords: SHUYE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Management; Knowledge System